

最新教学艺术全书

语文教学艺术 (四)

郭雅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教学艺术全书/郭雅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

ISBN 7-80606-720-6

I. 最… II. 郭… III. 执法工作—中国—汇编
IV. D92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253 号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30021)

责任编辑: 李乡壮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施园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书号: ISBN 7-80606-720-5/ D · 201

定价: 399.00 元

目 录

“思想”与“精神”的基本区别.....	1
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	5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十大偏失.....	1 3
反对“伪圣化”.....	4 0
从文以载“道”、文以交际、文“道” 合一到文就是道.....	5 8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	7 5
基于网络运用的语文研究性课堂学习.....	8 8
就“大阅读”的文章与木棉商榷.....	1 1 3
阅读教学的解释学思考.....	1 2 2
用生活激活作文教学的课堂.....	1 4 2
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	1 5 5
作文与“大语文”——次作文训练的启示.....	1 5 9
情趣与理趣.....	1 6 2
冲破语文课的话语套子.....	1 6 6
给语文课“松绑”.....	1 7 0
让语文教学与电脑联姻.....	1 7 3
运用：语文训练的关键.....	1 7 6

挖掘课文的教学价值.....	1 7 9
把课讲得简单一些.....	1 8 2
理解性教学中语文“认知能力迁移”策略的研究...	1 8 4
语文备课中的几点尝试.....	1 9 2
语文教学的十大关系.....	1 9 6

“思想”与“精神”的基本区别

多少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争论此起彼伏。五十年代有文学和汉语之争，六十年代有工具性和思想性之争，进入九十年代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综观这些讨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无非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侧重思想教育，一种观点是侧重基础工具。语文教育界，一会工具性热闹非凡，一会思想性又口号震天。九十年代，我发表了一篇《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文章。许多人，读了拙作后，无例外地把我归到了侧重思想教育的群体中。其实这是一个大误解。我既不是思想教育派，也不是基础工具派，更不是骑墙派。在基本意向上，我以上两派均持疑义。如果有人非要让我说我是什么派的话，那么，我只好说我是第三派——注重精神培植派。有人马上会说，什么注重精神培植？不还是思想教育派吗？不，“思想教育”和“精神培植”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许多人之所以对我所说的“张扬人文精神”误解，就是从本质上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区别。无论主张侧重思想教育的人，还是侧重于基础工具的人，基本上没有根本弄清乃至混淆了这基本概念。——这也是我们对作为母语的语文教育性质认识不清，并在实践上摇摆不定的一个原因。“思想”与“精神”，这是

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尤其“思想”一词，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已经变异。什么是“思想”？它多是指理念的，逻辑的，他人性的，群性的，意识形态化的。而“精神”，则是属于自我生命的，是个性化的，是自我融洽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有了精神才可以称作人，精神是人之本质的规定性，人脱离“精神”，就是非人。“思想”则并非人本质的规定性，它只是人本质的充分性，人没有一定“思想”仍不妨碍人成为人。“思想”是“精神”的高级阶段，而“精神”则是“思想”的生命基础。“精神”比“思想”广泛得多、宏博得多、活跃得多。人的成长当然不能肤浅、机械地理解为是肉体的成长，或知识、技能的成长，但也决不能狭隘地、教条地、简单地理解为是“思想”的成长。人之本质意义上的成长、发育，就是“精神”的成长、发育。有了一定语言基础的孩童少有深刻理念状态的“思想”，但却有高度活跃着、奔涌着、烂漫的“精神”，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语言（尽管很简单），是语言支撑着他的“精神也就是说，人的接受语言和人的精神的生长、成长，几乎是同步的。人的成长，根本意义上就是主体精神的成长。这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把语文教育的本质，定性为是“语

言能力”加“思想教育”，或“语言能力”加所谓“人文精神”（那种基本等同于思想教育的“人文精神”）教育的原因。因为这种所谓的“加”，其实就是隔绝着的两种东西的“捏合”。这种捏合，二者即使再融洽、再协调、再“春风化雨”，再“润物细无声”也仍然是两张皮。也就是说，这种认识，从起点上就是错误的。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与“语言文字”，根本不是两类东西，完全是一种东西，明确说，语言即人，即精神，是一体二名，因而绝不是“加”。

百年来，我们中国的语文教育中，基本上只有随着时事和时势，不断变换花样的所谓“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却基本没有围绕着语言学习者主体生命和个性自我的“精神”培育。我们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或曲解的伪圣化的“人文精神”教育），基本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对语言学习者个人生命精神的强制干预，使人的精神嵌入一个既定的、专断的“公共语言”、“群性意识”、“话语模式”。而我所主张的“精神”培植呢，则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生命个性，注重内在自我的顺应性、自主性的主体的养育。

还有，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或曲解的“人文精神”），就大体是指所谓语言作为

工具性载体所负载的课文内容。语文教育中“思想教育”(或曲解的“人文精神”教育),就是单纯指学习语言所负载的课文的内容。

“精神”比“思想”,范畴更广泛,更具包容性;内涵更深刻,更具根本性;“精神培植”比“思想教育”更具亲和性、“思想教育”当然属“精神经验”教育范畴。但“思想教育”,总体倾向上较狭隘、功利色彩较浓,且往往带有悖逆主体精神、悖逆个性自我的强制性。而且我们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总是一种跟鲜活、生动的语言相剥离的生硬抽象,是一种强硬灌输。我们的语文教材几十年来受动荡的社会时事、社会时势所左右,选文上非常严重地脱离十几岁孩子的精神经验、心灵体悟。所以“思想教育”总是带有强迫性、灌输性。“精神”呢,是指语言学习者的生命主体,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而所谓语言学习(特指母语),根本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由外向内强制性的“学习”,语言学习实际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精神)培植和生长(乔姆斯基所说)。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主体精神培育,就是构筑语言学习者的精神主体、精神经验本身。二者水乳交融,不可二分。一句话,语言学习和主体精神经验培植是一体二名。

这里澄清一个误解，我所说的人性从语言始、个性从语言始、语文教育是主体精神经验教育，不是伦理意义、道德意义的，决不是说学了语言之后，可以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完美的人。我所说的是精神培植，是哲学意义上的，是一种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完善与生成。这与道德意义上的好坏无涉。

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

教师上课凭“技术”，诸如什么开课的技术、结课的技术、板书的技术、朗读的技术、调动学生情绪的技术乃至极为详尽的几课型、几步法、几环节等等。你进入语文教育圈内看看，参加语文教育会议，翻翻提交的论文，许多是在讲这些非常具体的技术；阅读语文教育方面的刊物书籍，发表的许多论文，不少是在传播这样的技术；听听一些老师做课、做报告，是在手把手地教给人这些技术。我们语文教师们俨然成了一批批纯粹的技术师傅（包括我自己），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为我和我的同仁们的“变异”感到震惊——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学生在语文课上也基本是学“技术”，诸如什么叙述的技术、描写的技术、议论的技术、说明的技术、起承转合的技术、夹叙夹议的技术、渲染和升华的技术，甚至抒情和技术，在书本上、课堂上都能学得到。

我们的孩子们也已经变成了一批批小小的熟练的语言技术工人！他们熟练地答着试卷，如同在机器旁熟练地处理着一批批的零件；他们熟练地写着抒情文章，但内心却已经不起半点情感的波澜；他们或高亢或深沉地忧国忧民，但他们自己心里却觉得好笑！

可是，我们的语文课正有逐步变成一门纯粹的技术课的可能，语文教育正有异变为一项纯粹的技能培训和手艺磨练的可能！这，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在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深刻、最惊心、最骇人的“核变”！

我认为，技术是绝对重要的。没有技术，教师怎么具体上课？没有技术，学生怎么进行具体的言语表达？语文教育当然离不开“技术”。最具体的操作“技术”，永远是第一线教师上课的基本手段；学生语言听说读写，也存在基本的十分细致入微的操作“技术”。但，我们且不可由此，把语文教育异变为一门单纯学技术并基本用技术来驾驭的课程！

纵观几年的讨论，实际存在一个根本分歧，那就是语文教育到底应着重于语言技术之应用，还是应着重于奠定人的精神根底？或者说透一点，语文教育说到底是一门语言技术应用性课程，还是一门精神奠基课程？许多参加讨论的人到这里，就语焉不详或者各

执一词。下面我想廓清这个问题。

语言（言语）是人的精神的最基本的构成物。没有语言（言语）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或说只有极为简单、肤浅的精神）。语言（言语）是“人的精神本体”。因而语文教育实际就是“精神培植”、“精神教育”。“语言（言语）”的本质即精神，人的精神的本质即“语言”，二者实际是“一体二名”。

设想，假如没有语言（言语），“人的精神”靠什么来依托？如果没有语言（言语），我们根本无法用“人的感觉”来感受这个世界，无法用人的感觉来“听、看、触、嗅、品、思、说”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听、看、触、嗅、品、思、说”这些人的感觉是实际是“语言（言语）”给予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具有“语言（言语）”的动物、人是唯一具有“精神”的动物。除人外，其他任何动物，因无语言（言语）才无精神。以人的视觉为例，假如没有语言（言语），外在的物体在人的眼中只能是光线、条块的堆积，就像照在镜中一样，是“物”与“镜”的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只有掌握了“语言（言语）”，外在的那个物体才在人的眼中、大脑中成为一个概念。才是“物”与“人”的关系。简单的视觉是这样，稍复杂的感觉、情绪、情感就更是这样

了。 - - 譬如 ,只有人才能感触、懂得诸如什么是“潇洒”、什么是“亭亭玉立”、什么是“优柔寡断”、什么是“公元前”、什么是“银河系”与“宇宙”、什么是“花溅泪、鸟惊心”、什么是“感时忧国”、什么是“宠辱不惊”、什么是“安详从容”、什么是“韬光养晦”、乃至什么是“酸甜苦辣疼痒麻赤橙黄绿长宽厚薄轻重”等等。这诸种感觉、知识,其实是“语言(言语)”给予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学得了语言(言语),才懂得了或感触到了这些。如果没有语言(言语),我们就根本不能“以人的感觉”感受到所有这些!动物就不能!

或者,这样说更明白,是“语言(言语)”,才使人具有了“精神”。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习一个词,就是给人的精神打开一扇窗;学习一句话,就是给人的精神打开一扇门;学习一篇文章,就是就是把人领进一番新天地!语文教育中常常要替换一个语词,调整一个句序,说透了,实际就是“精神动作” - - 精神替换、精神调整!它只在表层上是“技术行为”!

因而,语言(言语)就是人本身,语言(言语)就是世界本身,语言(言语)本身也是文化。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

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这是母语教育最根本的内在本质。母语教育，在外在的效能上，才是语言（言语）能力教育和训练。或者说，训练语言（言语）能力就是训练精神！

换言之，学生学习母语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丰富自我精神经验、培育自我精神、形成自我个性生命的过程，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教化的过程。其次，才是一个语言（言语）能力的训练和提高的过程。——我们在理解上和表述上是这样说，实际上二者就是一个过程。前者是一种“人化”教育，后者是一种“公民能力”训练。百年来，我们在认识和把握母语语文教育的本质时，一直只认识到它是一种技能训练，如同游泳、打乒乓球一样的一种技术行为（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明显是不够深刻的。

当然，好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言语）能力（听说读写思等）。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鲜明特征，是分内外两层的。外在，是语言（言语）“能力”（听说读写思等）提高；内里，却是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生命本体的活跃、文化涵养的加深。所以，如果，语文教育不认识到、不着眼于“内里”，即语文学习者

的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生命本体的活跃、文化涵养的加深，那么，“外在”的所谓语言（言语）“能力”，也就绝难形成；进而，整个的语文教育也就必然“少慢差费”。一句话，语文教育，如果不着眼于“人化教育”的这个“内里”的机制，那么，作为“公民素质”的“听说读写”的“外在”“能力”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简言之，着意于“精神”，得益于“技能”。

说语文教育（母语的）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教育”。这决不是说它是一种“思想教育”。“精神”与“思想”是两个有联系而又明显不同的概念。“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有了精神才可以称作人，精神是人之本质。“思想”是“精神”的高级阶段，而“精神”则是“思想”的生命基础。“思想”是一种固化，“精神”是一种自由。“思想”多是理念的，逻辑的，他人性的，群性的，意识形态化的。而“精神”，则是自我生命的，是私人性的，个性化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思想”只是人本质的充分性，人无一定“思想”不妨碍人成为人。“精神”则是“思想”的必要性。“精神”比“思想”广泛得多、宏博得多、活跃得多。有了一定语言（言语）的孩童少有深刻理念状态的“思想”，但却有高度活跃着、奔涌着、烂漫的

“精神”，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语言（言语）（尽管很简单），是语言（言语）构筑了他的“精神”。也就是说，人的接受语言（言语）和人的精神的生长、成长，几乎是同步的。

这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把语文教育的本质，定性为是“语言（言语）技能”+“思想教育”，或“语言（言语）技能”+所谓“人文精神”（那种基本等同于思想教育的“人文精神”）教育的原因。因为这种所谓的“加”，是隔绝着的两种东西的“捏合”。也就是说，这种认识，从起点上就是错误的。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与“语言（言语）”，完全是一种东西，明确说，语言（言语）即精神，是一体二名，因而绝不是“加”。

可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只认识到它的“技能”这个层面的肤浅的意义，没有认识到它的“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这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最致命的盲点！

说语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这只是一个“课程的定性”。决不是在语文课中放弃“语言（言语）”这个最基本的“抓手”，不但不放弃，我们在语文教育中还要更紧地握住这个“抓手”，通过此，来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言语）应用能力并从而奠定人的精神根

底！

有人会说，若这样说来，数、理、化、史、地等诸多课程，都可以说是“精神”培植课。不对。对人的精神说来，其他课程，只是“辅助性”地诉诸于人的精神，而语文课则是“根本性、本体地”建筑起人的精神；其他课，是“精神的拓展课”，而语文课则是一种“精神的奠基课”。人的精神生于语言（言语），唯有语言（言语）才是人的精神起点。其他课程只能在语言（言语）这个起点上进行。即，数理化等课，是以“语言（言语）”为基础和凭借的，通过“语言（言语）”传播了世界的诸方面的知识，从而“拓展”了人的精神空间，并且它们基本是理智型的。如数学课从逻辑方面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物理课和化学课分别从物物之间的关系和物质的属性方面方面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地理课是从空间维度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历史是从时间维度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而语文课，是通过“语言（言语）”根本性奠定了人的“精神根基”，它主要是情感型的，尤其由“语言（言语）”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底色”！“拓展”与“奠基”明显不同，“辅助性”与“根本性”不同。请千万注意，我只是从“精神”一个方面来说各课的对“精神”的作用，绝对无贬抑其他课的

意思。

这种语文教育本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文就是道”！既不是“文以载‘道’”，也不是“文以交际”，又不是简单的“文‘道’合一”。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十大偏失

从97年11月份开始，在《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所进行的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至今正好两年了。这场大讨论，参加人数之众，发表文章之繁，关注媒体之多，影响之巨，均为本世纪历次语文教育讨论所罕见。那么，最终结局如何？给中国语文教育留下的重要东西是什么？争论过后、热闹过后似乎应该有个理智的沉淀、冷静的思考！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我想本着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立”）重于批判（“破”）的态度，怀斗胆对这场讨论给一个全面回答——完全是个人的、谁也不代表。世纪末了，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恰好走过了百年历程，我以此深思献给它。

一，偏了语言，应重视文学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文学在语文教育中一直背着骂名。“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是流行于语文教育界的贬义词。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